

各方的耳目众多。如果将石井四郎日后所开展的工作全部放在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肯定有不方便之处。这也是缘何石原莞尔希望将研究所设在牡丹江的原因。而石井四郎贪恋大城市，也有原因。他在哈尔滨市的住所是没收来的俄罗斯人的大宅邸。他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在此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在近40年后还留恋地回忆：“那实在是一座别致的住宅，就像从《飘》那样罗曼蒂克的电影中搬下来的一样。”之后，石井四郎又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此地虽然距离都市有一定距离，但交通方便又较为隐蔽。

1933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在背荫河镇圈定了500多平方公里的地盘，强征附近村屯近千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修筑“兵营”。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施工，1934年夏天，建成了约100栋砖瓦房。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不过，自从这一“兵营”建成之后，所有旅客列车经过背荫河火车站，就必须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探看车窗外的情况。此地不仅不允许中国人靠近，也不允许日本人员擅自外出。石井四郎在此带领的三百余名日本人，都使用假名，与日本国内通信都必须经过关东军严格审查。

负责营区管理的是一名对外叫做“中马”的大尉。因此，不知底细的老百姓又称这里叫“中马城”或者“大兵营”。魔窟开始运作，祸害中华，甚至祸及无辜。在“中马城”营区中央位置，可关押上千人的牢房，常年关押着五六百人。

右图：2014年七三一部队“四方楼”初步发掘结束后的航拍照片。外围一圈区域为细菌实验室，中央两个长方形区域即为关押普通百姓、抗日志士以及外国人的特设监狱。



七三一部队四方楼遗址采集的血清瓶。



七三一部队使用的注射器。

被关押者长期戴着手铐脚镣，每个被关押者每隔三至五天会被采血500CC左右，直到衰弱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则被注射毒液或者被枪杀，然后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管理。

人体实验综合设施距离监房很近。石井四郎在这里进行传染病试验，重点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乱等接触类传染病病菌研究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来进行冻伤实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的冻伤威胁。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

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试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网页上，记载着这么一段往事——

“1933年9月30日，‘中马城’发生暴动，12名抗联战士成功逃出‘中马城’，此后抗联三军多次袭击‘中马城’。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遗。1934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1934年12月，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与时任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从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出发，途经哈尔滨也未做片刻停留，直奔背荫河“中马城”。此行过后，石井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以“意外火灾”为借口，请求搬迁扩建。在拆除“中马城”设备，把关押